



讀經自錄

雲谷山房上禪者



# 讀經自錄目錄

讀經自錄序	一
般若與誠明	二
般若	九
波羅密多	一二
六度	一四
五蘊	一五
心色法相	二〇
流轉法門	二一
智與識之論證	二七
結論	三一

## 讀經自錄

抗走風塵。蹉跎歲月。苦歷數十年醉生夢死之迷離生活。處處感劇人煙之暗  
淡。每想我之究竟。輒生無限之怪疑。既不知我生從何而來。又不知我死往  
何而去。我之一生真正滋味。無從想像。幸遇

明師指點。頓悟直超。嗚呼：實可謂大夢初覺。茫茫大海。宛若一劇。囂囂幻塵  
。視如曇花。第恨我根器愚鈍。隕越堪虞。始鑽研佛經道典。以作砥礪之導  
線耳。在三五知己推敲之下。苦無記憶頭惱。筆而錄之。積成是篇。自愧語  
詞卑陋。難免畫蛇添足。般若與誠明一題。非佛非儒。足上添足矣。祇可為  
自己伴侶。豈敢貢獻大方。尤恐高明責我已誤誤人之嫌耳。卷頭數語。  
勉而曰序。

讀者自識於首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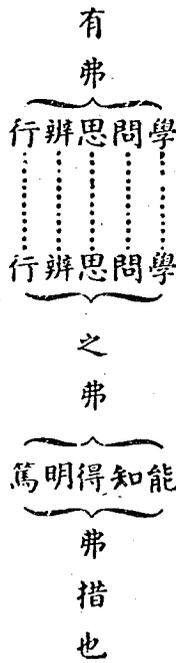


## ▲般若與誠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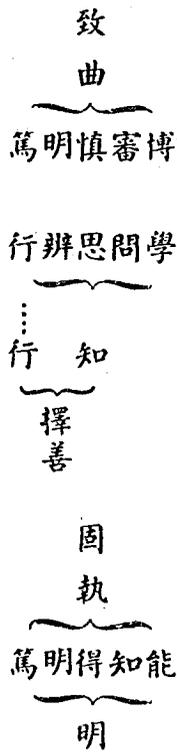
二

般若是梵語，譯華語為妙智慧，是生成天地萬物之最高原理，此理無纖毫之瑕疵，此理原無名，佛強為命名曰般若，為自性，其體圓明無滯，通達無礙，無自性之妙相，其相之靈明覺照曰心，其性為中庸，其心為誠明，誠者有為法也，為簡易般若，明者無為法也，為甚深般若，誠明亦般若，般若亦誠明，大學謂之明明德，般若者人人固有，因為五蘊所覆而起無明，所以佛大開方便說法，為衆生破蘊去縛，令衆生復回最深般若之明，法者為般若波羅密法，亦曰性理心法，故心經云：大覺性之菩薩必須依般若波羅密法修持，而心無罣礙恐怖顛倒夢想之苦厄，而得涅槃滅果，況說菩薩就是三世一切的佛，都是依般若波羅密法修持而得三藐三菩提覺果，此法為無上之法門，儒家謂之中庸，聖人脈脈相傳心法，中則寂然不動，動則必和中，致中必以誠乃天地位焉，致和必以明乃萬物育焉，夫天地生成，萬物化育皆一誠一明也，誠者燈也，明者光也，誠則明，明則誠，誠與明為一體之兩面，以誠為入手，以明為了手，誠有「形」〔著〕，為盡己之性，成己也，明有「動」〔變〕化為盡物之性，成物也，誠者擇善固執也，明者從容中道也，擇其「學」〔問〕〔思〕

「辨」「行」之善端，方謂之誠，固執「能」「知」「得」「明」「篤」之目的，方謂之明，擇其善端而固執其目的，加百倍力量於人，其明始形焉，久之有顯露之著，以期學而能，問而知，思而得，辨而明，行而篤，苟有如此之誠，雖愚而必明，雖柔而必強，既其明也，自有動變化之從容，可謂中庸之道，如此者，現而民莫不敬，行而民莫不悅，言而民莫不信，天之誠明與聖人之誠明有一貫的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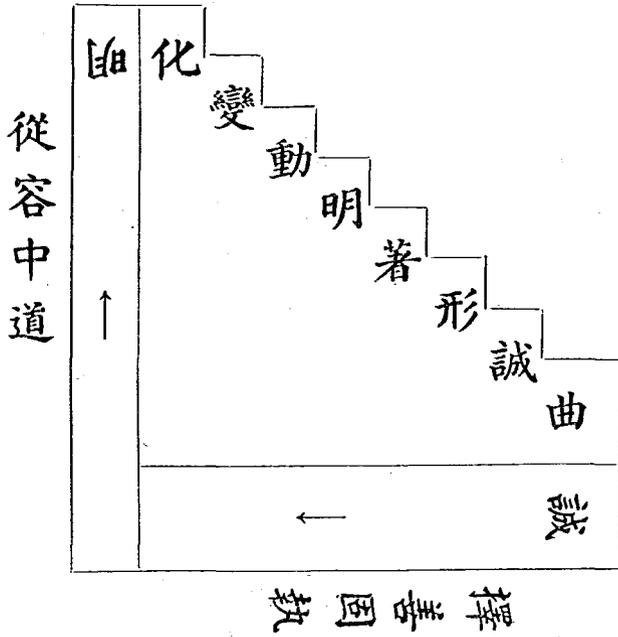


擇「學」「問」「思」「辨」「行」之善端，而固執其「能」「知」「得」「明」「篤」之目的，再加之以百倍之力量為之致曲，



學而能方謂之學明，問而知方謂之問明，思而得方謂之思明，辨而明方謂之辨明，行而篤方謂之行明，非固執無有真明，

四



# 般 若 圖

誠之者人之道



擇善固執也

# 般若三昧圖

從容中道也



誠者天之道

1. 般若質，其質聰，明，睿，知，聰者無所不聞，明者無所不見，睿者無所不通，知者無所不照，其質無微不入，大而彌綸宇宙，小而貫入毫芒，萬物不可遺，臨滿三千大千世界，為般若全德，其質曰「信」。

2. 般若體，此體寬，裕，溫，柔，寬而不隘，裕而從容，溫而和，厚柔而巽順，能容天地萬物，化育無窮，其體曰「仁」。

3. 般若相，其相齋，莊，中，正，齋而端肅，莊而威嚴，中而不偏，正而不邪，其相堪敬，其德曰「禮」。

4. 般若智，其智，文，理，密，察，文有文彩，理有條理，密最細微，察最詳貫，其智能辨別真偽是非足以有別也，其德曰「智」。

5. 般若用，其用發，強，剛，毅，發而隨時出之，強而堅硬，剛而果斷，毅而有守，其用曰義，義則操持堅固，足以制事而有執，其德曰「義」。

以此般若五德，說明最高的原理，其理非有最高智慧，不得見其真體實相，何為真體實相，無體之體謂之真體，無相之相謂之實相，其理在天曰佛，賦於人曰性，天者有「臨」有「容」有「敬」有「執」有「別」為天道，人者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為人道，天道雖五不外一誠，人道雖五亦不外一誠，天道人道實則一道，天誠人誠實則一誠，故聖人與天地參焉，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時

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，「天就是一個誠，默運四時，當風則風，當雨則雨，當寒則寒，當暑則暑，化育萬物，不誠無物矣。人得誠以生，未常不誠，因為私欲所蔽而不誠矣，故佛以般若而破塵勞，即以誠而克私欲矣，私欲淨盡，復回誠明，克制之法，必以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，五種原動力，再加智，仁，勇，三大原則，而發揚光大自性，把性推自最高明的境界，即為甚深之般若，有動，變，化，之效果，動而能克一切物，變而能改造一切物，化而能鎔化一切物，物欲淨盡則為自誠，知者無味其德，仁者無私其德，勇者能執其德，無味其德則光明，高明也，無私其德，則德厚，博厚也，勇者能執其德，則悠遠，高明能覆物，博厚能載物，悠久能成物，覆物載物成物，皆一誠也，故曰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，夫聖人不以私欲昧其德，其性明明，故高明配天，不私其德，施於人則大德敦化，故博厚配地，能執其德，必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，故悠久無疆，此天之所以為天也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。

其性含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之般若，發於情則有惻隱，羞惡，辭讓，是非，之誠明，舍情何以見性，情者性之見端也，聖人之情，發乎純正，故有惻隱仁之端也，羞惡義之端也，辭讓禮端之也，是非智之端也，其動發乎本性之自

自然，衆生之情，發乎偏駁，仁而不仁則喜，義而不義則怒，禮而不禮則樂，智而不智則哀，由喜怒哀樂變為貪嗔癡愛，其發動出私欲之塵勞，故由差而偏，由偏而惡，本質雖曰佛，由佛而人，由人而畜。

## ▲般 若

六祖能大師云：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，何以故，因衆生有八萬四千塵勞，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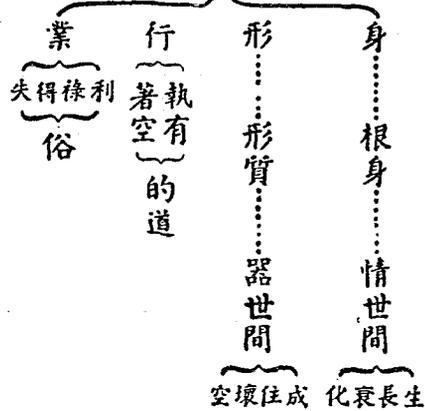
何為塵勞，六根與六塵相對，塵誘於外，識開於內，為善之般若心不能自主，為惡之妄念心不能自遏，造成諸業而成勞，老子云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，」為之塵勞，去一分塵勞，增一分般若，譬如穴土而盛虛空，去一分土，增一分虛空，土去則虛空自現，豈待土去另有虛空搬入乎。

譬如色筆劃鏡，鏡之體本明，因劃色而覆明，明雖覆而其本性之明未常息，明隨色消而自顯，色去明自存矣，非去色另外增明。

譬如醫者治眼疾，翳者能覆眼之明，翳去明存，翳則為醫所療，而眼之明非

醫者所予，心體本自空明，因有我執空執，障大般若，佛有見於斯，哀憫衆生說法，為衆生破執去妄，衆生始得般若，衆生實為佛所度，然般若亦非佛所予，乃自性般若，六祖大師云：一念智，般若生，一念愚，般若絕，念真則般若智，行真則般若行，念妄則塵勞，行妄則業障，譬如水原質本平靜如鏡，體能鑑照，倘遇風則生波，遇動則生漚，遇冷則結冰，遇熱則化氣，水原無波，漚，冰，氣，因其遭遇不同，則生千變萬化，皆能阻礙般若之明，性原本平靜如水，因遇喜怒哀樂之不同，則生一切善惡之變化，譬如水著於石則清，著於泥則渾，般若原無大，小，鈍，銳，因衆生所著之色有頓，漸，厚薄，譬如行路有汽車，有腳踏車，有人力車，汽車速，腳踏車遲，而人力車更遲，路原無速遲，因車之機械有速遲耳，般若即是自在，自在自無苦厄，自在為般若之妙相，無相之相謂之妙相，無體之體謂之實體，妙者萬法不能縛，萬古不能滅，凡宇宙有象可執，有形可見者，皆為生滅之幻相，皆有毀滅，不為妙相，金剛經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，幻，泡，影，如露，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此六觀虛妄非真，條起生滅，為假合之妄相，決非般若之妙相，何為有為法，是一切有作為之法也，包括情器兩世間之身，形，行，業，之假合虛妄。

# 有為法



# 六觀

電 露 影 泡 幻 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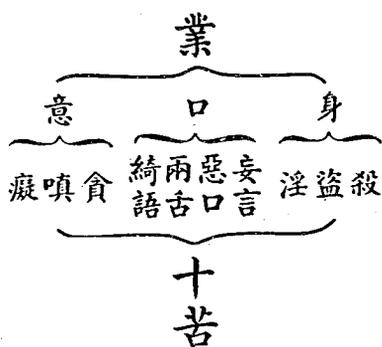
倏然生滅相

修道之執有或著空之邪法，俗家之利，祿，得，失，之妄業，器世間之成，住，壞，空，一切形質之妄相，情世間一切生，長，衰，化，報身之妄形，皆謂之有為法，不能見佛，當作六觀之幻。  
 唯有不可見，不可聞，取之不得，議之則非，然萬物不可遺之最高原理，此理非人力所能造，非天地所能生，為宇宙之妙體，為萬物之妙相，在天能主宰天地萬物之生滅，在人能主宰一身之生長衰化，乃謂之妙相，般若常現。

若解脫三心何法無常，解脫憎愛何法有苦，解脫分別何法有我，解脫是非何法能染，此謂解脫本具之常樂我淨四德，若以般若定智何法無常，以般若成體何法有苦，以般若立相何法有我，以般若之用，何法有染，此謂般若本具之常，樂我淨四德。

### ▲波羅密多

波羅密多是梵語，譯華語為達彼岸，彼岸是諸佛菩薩覺境，彼岸對眾生煩惱塵境而言，以智慧照破一切苦厄，解脫眾生生死此岸，造詣諸佛菩薩覺境之涅槃彼岸，其實岸無彼此之分，因眾生有迷悟故，迷即此岸，悟即彼岸，由迷入覺為達彼岸，眾生因為教「我」給迷惑住了：我捨不得則「貪」我受不得則「嗔」我為無明所惑則「癡」由惑而造業，由業而結苦果，因有「貪」「嗔」「癡」三毒心，流出三業十苦，造成「地獄」「惡鬼」「畜生」三惡道，前業未息，後業又起，業業不斷，循環報果，流轉煩惱，輪迴苦海，生死皆迷，永無自在，茫茫大海，那是彼岸，芸芸眾生，那個知音，都在醉生夢死，拚命的受，佛所以把世界教作「娑婆」就是「能忍」人人都在迷魂陣裏過度。



以分別而墮落謂之惑。  
 集惑不息謂之業。  
 業縛不脫謂之苦。  
 業惑苦三道流轉循環無  
 端皆為我造。

衆生一切業力，皆由心作起，所以淨業先淨心，心從無始以來，原本清淨，原本平等，無有差別，具足美善，無纖毫瑕疵，如鏡空明，因受無明牽動，不能自主，業牽性走，薰染迷惑，而現千狀萬態，種種色色之生死起滅現象，然性之本體，其美善，未嘗或失，煩惱所障，不得自在，佛設波羅密多法門，為衆生對症投藥，波羅密多法，為斷煩惱，離妄業，去障礙，了生死之大法門也。

## ▲ 六 度

菩薩外覺諸有情而滅度，內覺諸有法而滅心，滅度尚易，滅心實難，故中庸云，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，貪慳心，邪淫心，懈怠心，憤懷心，散亂心，愚癡心，此六種心病慢說衆生即菩薩亦恐難免之心病，菩薩因不能滅此心而仍常流轉苦海，佛抱大慈悲憫說六度大法為衆生對治心病，六度即六種波羅密也。布施治貪慳，持戒治邪淫，精進治懈怠，忍辱治憤懷，禪定治散亂，智慧治愚癡，佛以六種波羅密，滅衆生一切心，然而衆生之心雖滅尤恐着空。又以「萬行」之法而度之。滅其心相，度其本體，現大般若，行布施而忘施，行戒而忘戒，行進而忘進，行忍而忘忍，行禪而忘禪，行智而忘智，內不存能度之我，外不存所度之人，中不存所施之物，三輪體空，行不住行，行不離行，如此行六度法，不著有相，不著頑空，佛體自現，衆生變成佛矣。

# 六度

布施 持戒 精進 忍辱 禪定 智慧

## 波羅密聖劑對治

貪慳 邪淫 懈怠 憤懷 散亂 愚癡

心

善者覺也「即能度」 善者情也「即所度」 滅者滅其本無，度者度其本有。

# 五蘊

蘊者，藏義，積義，聚義，五蘊即受，想，行，識，色，五種妄心，積聚而成蘊，覆本性也，蘊雖有五，不外「心」「色」二法，色蘊屬於色法，即物質「受」「想」「行」「識」四蘊屬於心法，即精神，心法四種，色法一種，足見人執於心迷者深，執於物質者淺，「心法」「色法」兩種和合，而生我相，覆於般若，為眾生眾苦之因，眾生三世流轉皆為此也。

# 五蘊

色 受 想 行 識

色法——物質

心法——精神

「色蘊」即根塵器界「受蘊」即前五識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「想蘊」即第六識（意識）「行蘊」即第七識（摩那識）「識蘊」即第八識（阿賴耶識）總之即十法界之（色）（心）二法也色蘊攝十一色法即六塵五根受蘊領受之義以眼受色而成見識，以耳受聲而成聞識，以鼻受香而成嗅識，以舌受味而成嘗識，以身受觸而成覺識，以五根受五塵故名曰受，想蘊思想之義以意根分別一切法而成知識乃名六識行蘊，循環不住之義，如水長流不息，即由無始業習而成摩那識，識蘊，承認之義，諸識分別領納而成八識，五蘊者一切知識所作之影子，積而曰蘊，別而有五，故曰五蘊。

無 明 圖



識蘊者，心之技術，色蘊者，性之覆物，譬如，戲者之自抹花臉，其抹臉之技術在已，然自抹之色，覆蔽自己之臉，譬如蠶吐繭，繭雖是覆身之牢籠，乃為自己技術所造，色誘於外，識開於內，為善之心不能自主，為惡之心不能遏，而造蘊覆性，色蘊與識蘊觸，遂起受，想，行，之變化，識者心法之因素，色者根身之種子，識與色聯名營造而有受，想，行，想者，已往之心相，受者現在之我相，行者未來之事相，皆非般若之妙相，為色，心，假合之我相，蘊因我聚，我為蘊役，蘊厚我愚，蘊薄我智，蘊清我賢，蘊濁我否，蘊明我聖，蘊昏我凡，蘊者譬如眼戴色眼鏡，鏡紅則眼紅，外觀亦紅，鏡紫眼紫，外觀亦紫，內照既非本色，外觀亦非本色，眼本無色，因鏡之色而起色，性因蘊而起，「人相」「我相」「衆生相」「壽者相」性本無相，因蘊而起相，譬如水在井，原不分你我，既泡茶著於盃，則有你我之分，水實無你我之分，則盃分你我，智者化盃而破相，愚者執我而生相。足證舍利子本體無覆性之相，故心經云：「舍利子是諸法空相」不生，不滅，不垢，不淨，不增，不減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舍利子為般若之別名，其體雖空非空，非空亦空，真空妙有，非有非無，不離，不著，不虧，不餘，其體非有自然不生，非無自然不滅，不離自然不淨，不著自然不垢，不虧自然

不增，不餘自然不減，因無生，滅，淨，垢，增，減，之故，自顯其原來般若妙體，實無覆性之蘊，若著色，自然有生，垢，增，若離色自然有滅，淨，滅，不住不離，般若常現，即為自在，故心經云：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。

迷者心圓身中，心為身役，身變心隨，悟者，心體徹明，心超身外，身為心役，老子云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」如大海之漚，起滅隨緣，於海何有焉，如鏡之幻照，妍媸之來，隨之而現，於鏡何有焉，佛經者，佛心也，倘若讀佛經，不明佛心，猶如盲者而斷畫，聾者而評戲，可謂睡夫而說夢，佛心者何，究在何處，實起凡夫之疑慮，佛心不住不離，不染一毫之微塵，故名甚深般若，因眾生失迷此心，常流沉苦海，受一切苦厄，以色，受，想，行，識，為大本營，佛心蘊藏，心隨蘊轉，而不自知，生死皆迷，佛悲憐眾生，以降，住，菩提，大法，為眾生破蘊去縛，然眾生之蘊，非一日所積，亦非一日能破，必以「行深」始能破執而化蘊，故，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。譬如桌上之塵，今日拭之，則塵去，遂去遂落，遂落遂拭，久則塵不染矣。降者，控制之法，住者破離之法，菩提者，覺照之法，降行深則蘊伏，住行深則蘊離，菩提行深

則蘊覺，譬如水，因寒而結層冰，冰亦是寒，冰能結冰，愈結愈厚，蘊伏則以蘊制蘊，蘊離則以蘊破蘊，蘊覺則以蘊化蘊，蘊因蘊而結蘊，須以蘊而化蘊，蘊亦是空，空亦是蘊，五蘊皆空，苦厄自度，復回自在之境，而證無上菩提。心經云：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菩提者，內覺諸有法而滅心，薩埵者，外覺諸有情而滅度，而證大乘菩薩，金剛經云：若一切衆生十相，皆令入於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為外覺諸有情而滅度，似此滅度較易，又云：度無邊無量無數的衆生，內不存能度之我，外不存所度之人，中不存所捨之物，三輪體空，可謂無人，我，衆生，壽者，相，之圓融法界，似此滅心實難也。」

圓融法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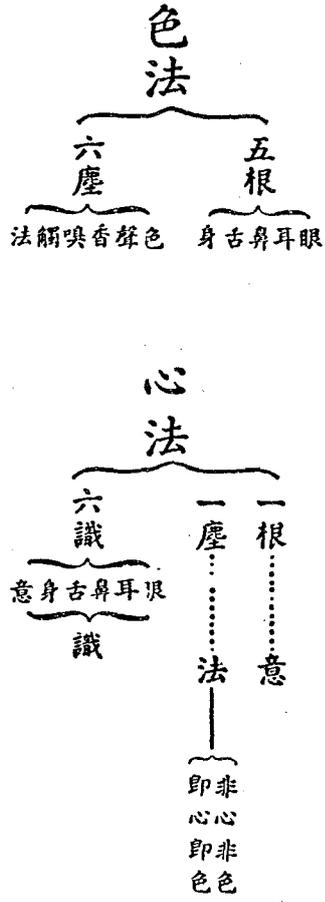
圓融法界

衆生之心體本空，因無始一念，為無明所覆，遂迷空而起五蘊，五蘊由空而起，須化蘊而還空，譬如水因寒而起層冰，層冰皆水也，執冰則障水而著相，業冰則水涸而頑空，須融冰而還水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露出本來自在，心經云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識行，亦復如是。」色因迷空而著。空因破色而顯，衆生非執色則執空，佛為破空色二執，色

不異空，破色執，空不異色，破空執，色即是空，破色執，空即是色，破空執，色空不執，即是般若，如：鳥飛空而不滯空，魚游水而不滯水，「竹影掃階塵不起，月穿潭底水無痕。」

▲心色法相

塵雖分為六不外一色，然色有深淺，「色」者為可對可見之色也，「聲」「香」「味」「觸」四塵為可對不可見之色，「法」者為不可對不可見之色，色雖有深淺不外一幻塵，六根六塵，六識十八界，足能概括人一生之行為價值，雖十八界限，不外心法色法二種，色法種子能生「根」「塵」八。參圖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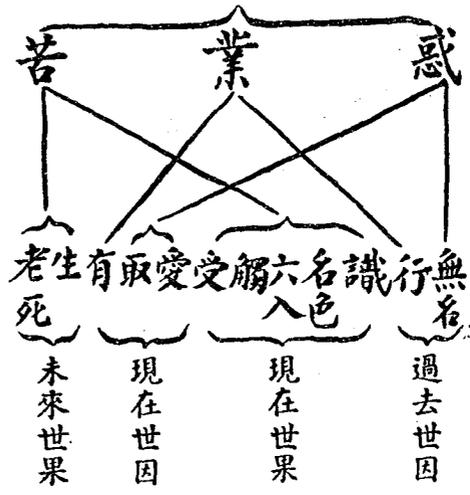
五蘊為覆性之物，輪迴種子，隨性來去，故中庸云：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最難見，最難破，因蘊最微而難見，微而且危，苟不得明師指點，永無解脫，根，塵，識，十八界，為寄身之物，為色身集合種子，隨身生滅，俟身死時，十八界因所造之善惡諸業，移交於五蘊，即隨色身而滅，蘊因業之善惡，起厚，薄，清，濁，明，昏，之變化，蘊牽性而走，又投身矣，因蘊之厚，薄，清，濁，明，昏，之不同，即有智，愚，賢，否，富，貴，貧，賤，種種不同，無論善惡業染，皆能縛自性，謂之因，既有因，即有果，善因善果，惡因惡果，前業後業，業業流轉，因因果果牽連不斷，佛將三世因緣，分十二事說明之，故名十二因緣，為緣覺法。

### ▲流轉法門

有字即三界十方五趣九地器情兩世間一切所有，支字即把一切所有分成段落，流轉不停，十二者分為十二事說明之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三世循環，因果報施，還流不停，為流轉法門。

附圖解：

### 十二支因



十二支因，起於無明，無明者何，對明而言，倘無有明，何有無明，無明由明而起，自性原本圓明，因五蘊所覆，而成為無明，亦無名也。

(附記) 昔魚朝恩唐朝宦官，官居元戎，喜佛經，一日與南陽國師坐談，魚問曰：「何為無明，無明如何樣，無明既人人有，能否取出一見？」師曰：「似今衰象現前，國奴亦來問佛法，」魚大怒，忽挺然而起曰：「和尚辱我

太甚，「師笑曰：『無明從此而起，』魚頓悟，怒立消，師又曰：『無明從此而盡』」。

衆生過去世所積一切善惡諸業，一一蘊藏第八阿賴耶識（又名種子識，又名藏識，又名無明，）

無明圖



即過去惑迷業染，不知不覺，將本性蘊藏，真假合和，及至死時，性脫色身而去，無明牽性而走，按業之成分，又投胎矣。唯初入胎，僅有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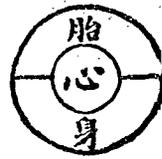
識圖



精神與物質，開始配合，發生知覺性，故名識，（凡宇宙一切之動植物，皆為該兩種質素化合種子，譬如豆瓣瓜子，一切種子，皆為兩瓣吻合）識動則

心法色法分化，心法有名，色法有胎身，合為名色，

名色圖



心開「意」一門，胎開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五門，共為六根，如樹木之根，故名曰「六入」胎全出胎，即有觸，



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，六根，觸六塵，則有六識，發生各種知覺感官作用，因觸而識苦與樂，喜與憂之「受」。



性之原始是佛，故佛曰：「離開佛別無衆生，離開衆生別無佛，佛即是衆生

，衆生卽是佛。」世界人人皆是佛，佛變為人，人卽不能回佛，因人情識已開，皆願美受，斯不美矣，則有善惡業染，必須投生，以了前業，善業受美，惡業受苦，應受卽受，了清業仍是佛，「譬如人之犯法，應以刑了罪，故曰罪犯，罪犯也是平民，平民也是罪犯，平民卽無罪，罪卽不為平民，以受刑了清罪，罪犯亦化為平民，老子曰：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，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，』按美善似有物與事之分，自道而出者，無物不美，由道而行者，無事不善，上美上善，皆自然之美善，故常美常善，下美下善，皆人為之美善，斯不美不善矣，人之為美，願自己受美，卽不顧他人之美與不美，故不美矣，人之為善，願自己受善，卽不顧他人之善與不善，故不善矣，孔子有侯命之教，佛有忍辱之法，可謂明受之真正意義，須知逆來順受，包含無量福樂，受為解脫唯一法門，因不受而又起愛，由愛而起取，愛，取，又造新無明，而又起有，有者有今世新造之業，前應受之業未了，又由愛取造成有漏之業，前業未了，後業又起，業業相續，有業卽有來世之投「生」有生自然有「老死」死又有生，生生死死，永無已時，生死為一體之兩面，人之生，為鬼之死，人之死，為鬼之生，故子路問孔子死字，夫子曰：不知生而焉知死，又問事鬼，夫子曰：未能事人焉能事鬼，人能變鬼，

鬼能變人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死必有生，生為死之來，死是生之去，生死原是一體，鬼人本無二致，衆生不明生死之真義，難脫生死，輪迴不息，人鬼互變，苦海無邊，不明個人是佛，言念及此，不禁悚然，豈知性是田，善惡是種子，種子播種於田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前世所行之業，始有今世之果，應受不受，而惑迷愛取又造無明而投生，現在之生，即過去之無明，來世之生，即今世之無明，愛取為無明之原料，無明為輪迴之種子，欲了死，必先了生，欲了生，必先了業，欲了業，必先不造業，欲不造業，必先斷貪愛妄取，欲斷愛取，必先順命而受，以了前世已染之業，新業不造，舊業已了，非受則不可，可謂一受能了萬年債，一悔能結萬年緣，所以說，彌天大罪，難得一個悔字，並難得一個受字，以受了盡業染，自復本然之佛，所願之景，自然無入不得矣，性外無業縛，自然素美，六根自然清靜，脫名去色，轉識而成智，即無入胎之行，無明復明，外無覆性之色，而轉為大圓鏡智，由衆生而成佛，為還滅法門，順則由佛而衆生，為流轉法門，逆則由衆生而復成佛，為還滅法門，流轉還滅二門，統名曰緣覺法。

## ▲智與識之論證

識與智之區別，智為本有，識為本無，智為本體固有之覺照，識為照色之辨力，智如眼精，識如眼鏡，鏡雖明，終有遮眼之色，色自有萬有之不同，因識性終為覆遮，故不能照見天地之真理，與萬物之本色，故佛令衆生轉識而成智，識有八識，智有四智，八識：（一）眼識（二）耳識（三）鼻識（四）舌識（五）身識（六）意識（七）末那識（即傳頌識）（八）阿賴耶識（即種子識，藏識，）眼為視覺器，耳為聽覺器，鼻為嗅覺器，舌為味覺器，（即播音器）身為觸覺器，此五器為之機器，原無識無智，因心意則起識，苟無識，有耳則聾，有眼則盲，五器為之物質，識為之精神，物質精神兩相和合，曰，人，一身機器，全賴技師之支配，苟無技師，則成死尸一塊，該萬能的技師，有超越的藝術，發於眼能識色，發於耳能聽，發於鼻能聞，發於舌能知味，（能播音）發於身則能有一切觸覺發動，故前五識為正識，人人皆有，為凡夫境界，譬如眼為照相機，耳為電話機，口為留聲機，鼻為測量機，身為發動機，一切感官知覺作用，全賴其技師，視技師之藝術拙巧，而定人之智愚，與各機部之強弱，識者為人人必有，如無識則成泥塑木偶矣。

五識合一圖



似泰山映於眼，而不見者有之；鐘聲喧於耳，而不聽者有之；皆有機而無識，譬如人猝然將腿折斷，初則不知不覺，其不痛時，因有腿無識，足見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為物質，識為心之藝術耳，八識是性，七識是心，六識是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識是機器，人之生命，譬如一部軍隊，八識為司令官（愚主人）七識為指揮官，專司命令，六識為參謀官，專司測量，（思維與想像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識，為步馬砲工輜，別種步隊，關於戰略，先由參謀官測量確定後，交指揮官，指令各部隊，分別担任工作，各部隊之勝負成績，（善惡）由司令官負完全責任，阿賴耶，就是愚庸樸厚的意思，司令官如不檢點，由參謀官去自由謀劃，指揮官之自由命令，各部隊造作之善惡諸業，司令官負担全責，俟軍隊解散，參謀官，指揮官，隨之而裁撤，司令官負担一切善惡罪業，而受相當的處罰，司令者佛也，業債者，業蘊也，真假和合為阿賴耶識。

阿賴耶識圖



意為自性之妙觀察智，因為私欲物染，由智而變為識，即起善惡之變化，營營而動，憧憧往來，變化無常，便失原有妙智，心為性之動向，原為平等，因受意之牽動，則變為傳送識，專為傳送一切命令，意因私欲而不誠，心因私欲而偏駁，一身之器官聽令於心，皆偏於造物，性原本圓明無滯，為大圓鏡，因身造之物，將性覆遮，而變為藏識，藏而不自知，昏愚為阿賴耶，故佛令眾生，轉識而成智，即克欲而作聖。

圖智成識轉

- |        |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|
| 1. 眼   | } | 識一成所作智 = 身 |
| 2. 耳   |   |            |
| 3. 鼻   |   |            |
| 4. 舌   |   |            |
| 5. 身   |   |            |
| 6. 意   |   | 識一妙觀察智 = 意 |
| 7. 末那  |   | 識一平等性智 = 心 |
| 8. 阿賴耶 |   | 識一大圓鏡智 = 性 |

孔子內聖之嘉旨，即修，正，誠，致，格，之要法，身者何，何以修，心者何，何以正，意者何，何以誠，知者何，何以致，物者何，何以格物者蘊也，知者性之明也，（大圓鏡）因物覆性，則不明，性原無外覆之物，因性動曰心，性原含有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之美德，動則必有惻隱，羞惡，辭，讓，是非之善心，則心原來本正，因受意之牽動，則不正，意者何，為性之自然覺照，原來無不誠，因私欲不誠，則生物矣，意牽於心，則不正，一身之眼，耳，鼻，舌，四肢，百骸，悉聽命於心，心不正，一身之器宦皆不正，造作一切物染覆遮本性之圓明，修身必修心，修心必先修意，意誠則物不生，內物不起心體自明，外物不誘，一身可修，內心不起則一心常正，外心正則命正，一身之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四肢，百骸，皆正矣，則為物格，物格則無覆性之物，無覆性之物，則知至，知至則一性圓明，意自誠，心自正，身自修，而作聖矣，物與知混合為阿賴耶識，物格之至，阿賴耶識復回大圓鏡，智，意不誠則為意識，意誠由意識復回妙觀察智，心不正為摩那識，心正由摩那復回平等性智，身不修為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識，身修則為成所作智，轉識而成智，曰佛，曰聖。

## 結 論

綜合釋教各宗各派而言之，大致分為『佛學』與『學佛』兩途，佛學者以名而定義，講之雖天花亂墜，不外世界名言，言之逾深遠道逾遠故而百無一得，學佛者，以義而定名，名列雖多，不外一佛，能融各宗，同爐共冶，故而萬無一失，豈知佛之出世，以文綴道，不重文字，以方便智，說方便法，通俗易解，孰料後世竟以艱深其義，與玄其辭，徒使讀者而攢眉，取譬之言。佛者喻以藥丸，佛經者喻以藥方，藥丸確有回生再造之效，藥方僅能說明。藥之性質，與調劑之方法，及服用之功效，俾使痛者了然藥之效能，對症以投之，然而後世學者，棄藥而就方，泥於經而玩於文，各執一端，自立門戶，實有失佛之本旨，無怪宗門之日復矣，讀者在川時，經友人介紹一飽學佛經之楊君，寒齋清談，以佛學見示，談之津津有味，讀者視其涉獵之廣學養之豐，便以『佛』之一字請教曰：佛字如何講，佛如何樣，佛之為物若何，佛在何處，如何以成佛，苟能了解此五點，三藏經卷，可謂一目了然矣，否則墜于門戶之陋見，雖文章卷否皇，不過望梅止渴而已矣，以宗門之多雖畢生心血難窺其一端。佛學歟？學佛歟？楊君答曰：佛即心，心即佛，讀者又問

心在何處，楊君便指臟腑之心以示之，讀者嘆曰！騾馬牛羊皆有此心，苟以此心而成佛，古聖何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，而為脈脈相傳之心法耶？況金剛經云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得佛之護念，得佛之囑託，方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足見得菩提心之難也。欲得菩提心應如是住欲得道心，應得心法苟不得明師如是心法。若死而無成故云：修道者賽麟毛，成道為麟角楊君默然。

夫心者為知識之領域，萬化之真宰也，大包三界之外，小貫毫芒之中，有佛性之妙諦，造萬物之法門，彌綸古今，充滿事理，循鱗甲而潛戲，乘毛羽而翱翔，此心即佛，此佛即心，心不是佛，佛何以見，佛不是心，心由何來，方可謂之涅槃妙心耳。攝萬物於三界，運四大於空色，雖真空而含妙有也，心不是色，色不是心，心不離色，色不離心，何以故，若心中無色，眼何以見，心中無聲耳何以聽，心中無嗅鼻何以聞，心中無味舌何以嘗，心中無覺身何以觸，若以色即心，以心即色，眼何不知味，鼻何不知聲，故曰：萬事屬於唯識，萬法屬於唯心，苟無此識何以喻經，苟無此識有眼則盲，有耳則聾矣，此心之妙用千變萬化，故佛之名辭多多矣，鑽而研之苦無記憶讀者學道客蜀，萍蹤百忙。未遑涉及佛經然而佛學勝於西南，常以佛經見問，頓使讀者而向隅，愧慚之餘，抽暇拜讀，偶而得一知半解，蹈之舞之，自錄備忘，久成一小冊，就有道而正焉。

2  
264323